



09742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四

書啟目錄

與侯二谷

又與侯二谷

與吳堯山

與沈南明

與陳棟塘

又與陳棟塘

與朱鎮山

又與朱鎮山

與汪南明

與徐龍灣

與吳川樓

與余同麓

與蘇舜澤

與何柘湖

東柯獅山

啟當道諸公

啟當道諸公

與應容庵

芝園定集卷二十四目錄

啟兩閣下

啟石塘聞公

賀白川周公

啟東洲屠公

與王虛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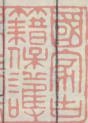
啟姜右溪

與鄒一山

與王東石提學

與鄔劍泉

與李古冲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四

書啓

與侯二谷

使至得拜教言縷縷滿幅窮問學之源暢著作之旨上可以追軌前賢下可以型範後學披誦反覆不啻情愉而神往也第寡昧如僕固陋成性進不能樹邦國之勛退不能明先王之道達人比之康瓠小子嗒為糠粃有如目前浮沉之口益可徵衆情所屬矣執事乃高相推獎軼於塵凡豈翼之榛莽之中而欲登之大道乎抑姑以是為報答之常耶不敢當不敢當方今締構洪開群材畢錄諸以誑誤譴斥者皆得次第賜環而猶未及於執事何哉昔禽息殞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四

身以舉里奚北郭碎首以白平仲孔璋誓死以雪李邕彼何甘於危禍以殉踈遠之人哉亦誠有所好也况應詔徵賢無犯忌諱者乎今之持清議而執政柄者當必有後圖矣夫邈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斯士人之所以自靖者也簡賢進良共熙帝載斯亦身世道者之責也如謂肉食之謀非藿食者所與則絕人逝世之為耳執事以為何如使者言旋草草裁報昨荒稿之呈期以引玉倘不吝教旨歧予望之

又與侯二谷

春月小僕歸自梓里得奉教音不勝欣慰因論執事芸閣誦著日與賢聖為徒滄溟咏歌長作烟霞之主盖有天地

為隘六合為塵者矣視彼繫圭組而騫輪蹄薄衡泌而矜
黻冕者又何足云哉支離之德屠羊之肆固執事所以自
靖也僕雖不佞嘗聞教於君子矣寄愁天上埋憂地下蚩
蚩閭閻惟從事巖棲谷飲之業以須日晏之離又何敢僥
倖非望取訕里兒哉卷阿磻叟之喻是欲以文冕冠越客
蛾眉飾混沌也不敢當不敢當伏念僕交於天下多矣而
相知之深相念之篤莫有踰於鶴山先生者鮑叔之恩迄
今無以為報茲得其遺草輒付梓人聊以展愚衷之萬一
耳惟執事幸鑒焉行人告遽率爾裁報莫罄委曲伏祈垂
照不宣

與吳堯山

芝園定集卷三

二

海內故人漸以寥落雅愛如公豈忘傾跂稔聞宣力壘圍
策勳王國資望既隆名位日起即有一二悠悠之談亦何
損於高明哉留都仙署茲亦暫借之階耳僕鹿豕之踪巖
棲谷飲絕無意於人世乃者紛紛明揚各舉所私已謂無
復公論不意猶有執事者持之赤幟此可以徵品格矣夫
獎恬退而抑奔競薄諛佞而崇正直天之經也人之性也
今皆反之即山林之下猶不能與衆周旋况在朝署乎棄
而不齒固無恠其然矣過承繆愛一漫及之盛儀遠貺尤
深猗佩倉卒報謝不盡區區拙集近加詮次益以新撰附
上請教統惟鑒注不宣

與沈南明

又不聞問有懷如怒昨得邑宰之報一以為執事予而一
以為執事賀其弔者以錦繡之胸珠璣之口曾不得蜚英
甲第簪筆清朝出入於麟臺虎觀之間與海內才人共鳴
文明之盛而乃分符下縣碌碌簿書期會之役所謂棲鸞
鳳於枳棘泳吞舟於蹄涔者也其賀者知熟於嘗試志堅
於拂鬱不甘人下必求有以上之不獲人知必求為可知
此謂驅車羊腸之坂不戒不全鍊金熾火之爐不精不出
他日有負隆重播宣鴻伐孰得而禦之史冊前聞班班可
徵非老生之常談也以執事雅志能無念此乎僕歸休林
壑凡十有四年於茲矣畊草茹水聊為俯仰之資却掃友
關不通朝市之訊隨呼牛馬孰辨雄雌惟不求人知而求
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乃所以自靖耳昔老氏以知希
為貴楊生逢岐路而泣人固各有志也執事素相知愛亦
能諒愚衷之萬一乎月漁行薄遽布此諸餘不詳渠所能
悉也

與陳棟塘

汪甥歸得承教報甚慰前書所稱盛福蓋真語也何乃以
為諛乎士苟自適其志即披裘帶索莫非泮渙之境况如
翁以豐德膺百祿者哉僕今行年七十矣日月如流操行
未立嘗思人生之所甚欲者壽也君子壽則思益其德小
人壽則思逞其欲此舜蹠之所由分也故在世一日則當
修一日之善在世一年則當修一年之善天子所謂死而

後已者也。今之墮落卑汗者，不足言矣。其有假高明之說，文饜饜之，奸謂黜聰去智，屏棄六籍，可以直造聖人而不知其所為，乃下愚之不如也。豈不重可哀哉！諸賢郎咸有雋才，未得翀奮，心甚念之。近見鄭澹泉所著《吾學編》，國朝典制之詳，名臣經濟之畧，罔不具備。蓋此公留心世事，自壯及老，惜為權奸所抑，不得一展其用。試使令郎輩購而細玩之，亦他日立朝樹績之一助也。歲事倥忽，率爾展候，諸所未悉，伏惟終照。

又與陳棟塘

伏處泉石，本以偷安而不可意，人不如意，事日來相苦。方其淨室焚香，卉木交砌，一展圖書，與聖賢相對，非不洒然適也。而前所云者，又至矣。即欲一切麾而擯之，其道無繇也。執事僻處深山，輪蹄鮮至，蓋不必閉關却客。已如迓於空谷，以此怡養暮齡，宜有餘裕也。翰教之頒，益徵神爽，但不肖如僕，猥承注記，是之為忤耳。方今官常吏治，民風士習，大異曩昔，猶狂瀾之不可障，奔駟之不可遏。一有秉禮持正之士，反謂為狂為恠，即不口譏，其非亦已腹誹而心訕矣。雖太丘林宗復生，此時恐未之能化也。高明亦有感於斯乎？景嚮耆德，無緣講晤，賴文學諸生往來貴地，為之書郵，倉卒報謝，不盡欲言，伏惟終照，幸甚。

與朱鎮山

海野樵漁，無復津要之交。雖執事雅故，亦不得展候起居。

餘可知也側聞執事獨持風裁正色立朝端人亮士胥藉
以為赤幟即不能一一投機邁會所補於盛治多矣大抵
榮名有盡正氣常存得時遇主亦惟持其不可變者而已
至於成敗利鈍豈能斤斤取必哉僕迂愚成性本無適俗
之韻自為權奸所擯杜門却掃益與世絕迹名而人以為
迂守禮而人以為傲屏斥干謁而人以為矯出門有爭席
之客當道無式間之恭詆譏慢侮徃徃而是又何望於賊
汗狼籍之輩哉然僕之私心則方以是為快非有所嚙也
斯言聊以報知己耳賢郎高捷實盛德裕後之徵欣慰無
任新刻文範甫成奉上教詔惜未得佳章為之藻潤伏望
賜之一言弁諸簡端則增光振采豈直百朋之貺而已哉

特在夙愛倉卒塵瀆萬弗見拒幸甚荷甚

又與朱鎮山

樵漁野人不通訊問久矣每都人士來得論起居百福紳
衮儀刑時以為宗社之慶非諛語也方今聖主有從諫之
美宰輔有匡辟之忠以此興道致治夫復何難但事功未
能遽起蠹弊未能盡釐瘡痍滿目邊徼繹騷有太平之名
而無太平之實使董賈生丁其時當何如其為心耶理敝
琴者改絃修敗屋者易木非公等之任而誰任乎僕自廢
棄以來屏居寡營過不自量輒取諸名公之作而詮次之
亦既成褰矣惟於高作見之獨晚未緣收采今雖增入一
二猶恨不多然使知味者嘗之亦有餘旨矣向乞執事首

序過蒙不拒引領長望者久之伏惟念昭代之盛美飾琬
琰之光華慨然賜之則世世子孫有餘榮矣蓋平生知己
之愛莫先於公故今日之求亦莫先於公非徒借以文淺
陋也杜憲副行力疾附此渠才猷操履公所素知惟進而
教之幸甚餘惟若時珍愛以迓天休

與汪南明

向沈生回嘗奉報音極感知與未有以謝也昨聞稅駕武
林意干旌或不能久駐即欲折簡起居又恐紹介相左弗
展衷曲乃今則知夷猶湖上極其搜剔恨不得相從於烟
霞石屋雲居聖果之間一吐胸中之奇耳新安舊稱文獻
作者鵲起亦云盛矣求其藻思雲蒸詞鋒穎脫前無古人
非執事其誰與歸蓋崑崙多寶而連城之璧獨奇鄧林蕃
材而明堂之棟迥出此亦公所自解非諉以薦諛也僕偃
伏丘林日就衰敝耕雲釣海之外無復餘事又惡能談天
下之大事品天下之偉人妄起雌黃之口哉王山人王霞
者云與仙府一舍而近於其歸布此申訊昏夜秉燭卒遽
草草

與徐龍灣

海內才人無不傾跂况在桑梓之邦乎高風雅度蓋竊聞
諸人人而藻詞麗撰間亦得於好事者之傳播誠時時念
之但以未有因緣不得率爾通訊翰問之及寔惠我心自
今凡有便翮即當以尺牘致區區矣倘謂山林老朽不足

與談高深乎乃者旌旄北上適當群賢彙征之日廟朝大臣必有盛為推轂者留輔新君贊襄化理否則出典文教風行四國亦士君子建功樹績之時也處世實難才而處世尤難尼父云危言危行危行言遜要在守已而順施庶幾寡過耳高明以為何如董九華行附此以謝伏惟諒在不宣

與吳川樓

徹海徼陋夫無所比數然每誦緇衣伐木白駒谷風等篇則躍然慕之以為古人篤於好善有如此者彼傾國之麗如雲之姝誠未足以喻也僕於執事未得一望顏色然私心傾跂千里如面由前言之則以為相知之晚由今言之

芝園定集卷三

七

則以為相去之遙安得一把衣袂盡吐其肺腸哉竊謂古今人不相及亦既久矣然弘德間先輩猶知好尚乃於後進孜孜汲引或以德薦或以才揚或以文舉或以節旌鮮有混夜光於明月驂驂驪於下乘者乃今則大異矣郡守不迎賓公卿不揖客溝中之段下陳之姬往往而是所謂入宮見妬者將非是耶如吾明卿高才雅望聞於人人既無負俗之累又非敗群之徒顧乃屢蹶屢起屢起屢仆今高州之謫又幾一考矣獨不可以少徙乎此誠所未喻也每與相知撫掌興喟亦無如之何也已僕賦性骯髒於世寡諧賴天之靈幸登三事而卒為權奸所擯一斤不復遺佚之旌徧滿山谷而獨不見及曰是多抵牾執政者耳是

直行撫按甬路者耳是無書抵兩京者耳於乎以是為罪
僕豈不甘受之乎竊念幼服庭訓長師聖謨亦欲以寸伐
自表倘得只尺之柄必將勉竭駑鈍以死報國彼所謂商
中丞之疏又何足道哉又何足道哉即今年迫桑榆旦暮
且填溝壑不嫌於侈言之也亦惟明卿豪傑故可以披露
腹心非僕之狂悖不能默默如此也揚別駕使者返命勒
狀還謝病疴初愈心氣尚虛不能萬一伏惟終照幸甚

與余同麓

客歲遠厯惠問感念無已樵釣之踪不欲以姓氏數通京
師久疏起居非心忘之也盛主新朝四方拭目以望太平
之治况執事近侍輦轂者乎服寵食休斯為快矣此中大
侵異常十室九匱蓋黃髮老人所未之見日則丐夫餓殍
夜則劫盜穿窬觸處而是即雞犬不得寧焉官司曾莫為
之閔恤防禁乃又從而騷之不啻秦越相視而已雖欲安
於丘壑其可得乎此亦執事所具聞漫以相告耳包鳴臣
行倉卒展訊惟照悉不宣

與蘇舜澤

泰山北斗景跂有年昨承乏本兵明公開府朔方時得以
職事相聞者數四至今有餘慕焉既而入山之深絕無鱗
翼之便即欲通訊門下無繇也幸吳山人不安環堵時有
魯洛之遊因得一奉起居而明公教言懇至示以神交之
素托以斯文之盟雖不得千里命駕而詞旨所宣如侍几

筵而聞馨歎何幸如之何感如之僕椎魯之資既無磊落之譽而踽踽自好又非時賢所懽是以卧農叢而酣睡蕩釣艇而逍遙一與貴人為伍便逡巡有慚色乃知休伯去市叔夜絕交無足恠也明公名播寰宇勛勒鼎鐘諸即鼎貴孫曾玉立乞言者竭蹶而至通訊者鴈鷺而前誠壽俊之極隆而人生之備福也歲律將更榮躋八十以道之不易豫撰短章托吳山人轉上伏惟俯賜容鑒不宣

與何柘湖

往在京師得于雙江公所讀何氏語林蓋已躍然慕之未幾持憂南竄則不復物色所謂何氏者矣比歸山數年一嘗往訊亦未奉尺書之報以為執事視我亦與夫人碌碌

芝園定集卷三十四

九

者等耳比沈山人致惠翰札詞情懇至申說平生若有欲把肱臂而出肺腸者古所謂夫人相知貴相知心誠不在蹤跡之密迤與訊問之有無也僕幼習庭訓志希聖賢頗欲以尺寸自見於世今進不能樹彛鼎之勛退不能明先王之道流光如駛徒觸物興喟而已下走之便庸此報謝文範一部奉塵記室伏惟委照不宣

栗柯獅山

昨聞大拜之命忻喜無任河洛素稱沃土乃者荐罹凶荒民困極矣重以宗藩日加驕縱非長才石畫莫能底定當道是以挈而授之明公耳犬戎不靖事起倉卒過之不早遂致滋蔓多口又從而張之乃至上廛廟堂之憂昨來治

兵設防旋已戢伏目下決策撫勦或可底定也所患亢陽不雨民失東作而庸蜀之人易於為亂未知何以綏之耳止羽之便崇此上賀伏惟台照不宣

啓當道諸公

犬戎不靖上廛廟堂之憂凡在守土之臣罪不容於僂矣即今祇奉成命設備周嚴各營將卒時有克獲若不難於底定但熱瘴方隆蒸為疫癘暑雨大沛衝斷橋梁而首鼠之寇又避兵幽棲奪居猿狙之穴而翳身草木之叢天時未利遽難進勦頃量減防戍秣馬飽士俟秋月之杪鼓衆而入倘遂得釋甲當馳傳奉報也謹將事狀先具稟白伏惟俯賜台照不宣

芝園定集卷二

十

啓當道諸公

蜀民不造兵役未已而旱潦相仍始則田疇龜拆曠野不毛繼以井竈陸沉室廬不保張口待哺跣足而望樂郊者皆是也重以地介戎蠻人易從亂不得已督責郡縣徧歷鄉村隨宜賑恤幸得旦夕之安而將來之患尤有重可慮者非大加寬恤不足以甦困斃之衆非乞留正官不足以分安攘之責輒敢具疏以請伏惟門下軫念民艱俯賜施行則全蜀百萬生靈庶幾得受更生之惠矣謹此塵瀆引領竢命不任惓惓

與應容庵

日者遠辱使問報謝不莊滇中人來得諗起居百福為慰

僕行於四方不少矣雖土俗民風所在殊尚而奸法廢政
未有若庸蜀之甚者宜洩調劑如理久病之人緩之不治
急之有傷早作夜思亦云竭狗馬之力而尚未有濟也奈
之何哉滇南亦稱嬰荒以夷治者半以華治者半在明公
之長材遠略計不動聲色而厝諸衽席之安僕竊願有式
焉心親跡遠咨邁未涯因便復爾附訊伏惟原諒不宣

啓兩閣下

時徹自念凡庸誤蒙簡拔負荷非任懼有同於履水丘荒
涖羅憂奚啻於集木仰賴併懃之庇稍舒旦夕之虞蠢爾
羌戎剪除有日鮮茲耄倪困斃漸甦惟祇奉乎訐謨庶鈞
沾於渥賜要荒斯邈謁謝無由輒陳悃款之懷言修起居
之敬上干威重伏望照原

芝園定集卷五

二

啓石塘聞公

北使還每履教示道誼之愛通家之情宛然邁之幸慰莫
甚焉僕少無奇質偶濫冠紳犬馬微勞不能報稱明時之
萬一徒奉君子之教振厲官箴畢力民事頗修廢墜以拯
厖羸庶幾少追誅責於旦夕耳第堂階之跡千里相違眉
睫之間明哲難見遠方索居恒患不聞其過倘有達於聰
聽幸一一詔之逆醜近復犯順一鼓破之頗有斬馘擬於
十月間進兵或當平定也顯此奉候伏惟為國加愛以慰
瞻依

賀白川周公

比得邸報伏聞明公榮膺簡命主宰銓衡之紀之綱百官
以之承式令聞令望海內莫不嚮風翼贊一人廓清九服
豈惟答萌庶之望寔以衍靈長之休如徹濫厠冠紳誤蒙
任使自慙挈竝之智不能仰報熙時尚賴經國之猷庶得
少施駑力麻宣自遠頌朝廷之有人雀躍何勝喜邊徼之
可奠謹修尺牘用表賀忱逆光霽以無從望羽翰而俱逝
尚祈鑒原無任榮幸

啓東洲屠公

日者稅蜀未幾率爾裁候過承教報感愧無涯犬羊逆醜
肆作不靖重以旱潦為灾萌黎告棘宵旦矻矻思所以拯
濟之圖而有司奉行有所至有所不至雖少舒萬分之一

芝園定集卷三十四

七

而不能盡免民於水火此其罪不在他矣目下治戎將行
捷仗倘賴天之靈遂得底定庶可以畢力民事耳恭惟明
公碩德重望獨亮熙時凡百有位莫不傾心望旦夕加愛
以慰瞻依民情政體有可以正俗安民者如不惜教迪則
尤薄劣之幸也臨楮不任惓惓

與王虛齋

蜀使還承教言縷縷且以佳書見貺感慰何極積薪用人
自古所慨其在今日殆有甚焉如公之弘才遠志內可以
贊襄王猷外可以保釐方域而乃沉鬱下僚竟無有吹噓
而汲引之者即使自以其罪落職亦不宜擯棄若是此僕
之所以私竊扼腕而獨告於知己者也不肖稅蜀以來

荒禦寇殆無虛日况民風政體積弊已極孜孜振飭竭狗
馬之勞而猶未有攸濟此非有求於時惟以盡吾心焉耳
矣倘高明有聞何以教之海寇深入誠為桑梓之憂望公
一舒遠畧以奠海隅此沒世之惠也小兒株守衡門不能
上謝蓋以少年子弟多易流蕩故禁使習靜以求放心乃
不知於公則固當執業請教也歸役之便謹此起居諸惟
終諒不備

荅姜右溪

日者草草附候以未得嵩奉起居為歉迺辱使命遠臨兼
之惠既勤渠感刻感刻苗夷不靖自古則然盖犬羊之性
撫勦既不易施而三省之交攻守又難協一我既渙而不

芝園定集卷五

五

合彼益玩而無忌僕嘗身其地已稔知之矣茲賴臺下威
靈樹防設畫必有以格群醜而活殘黎將旦夕見之所論
酉陽諸司屯兵設備勿納逋逃先已反覆下令茲當申飭
戒嚴共成犄角之勢但恐諸夷懷奸觀望為之不力則惟
臺下督過之耳此中逆番始禍防禦及暮雖屢有斬獲而
巢穴未犁渠魁未殄目下將鼓衆而入稍圖攘輯第懸厓
鳥道阻險負固彼處其易而我犯其難方屢憂惕耳俗務
劬勤謹此上謝并布區區伏惟鈞照不宣

與鄒一山

久去高明有懷如怒日者草草附候以未得嵩訊為歉使
命遠臨兼之惠既勤渠感刻感刻僕平生曾無他長惟於

海內豪傑傾心向注不啻口出如執事金玉之德博雅之才則固依依而不能舍者也轉徙後人蓋以世鮮伯樂皮肉之不能知况求之牝牡驪黃之外乎擁腫之云雖高志則然恐非所以私於知己也此中犬戎首難防禦及菘賴天之靈雖時有斬獲而巢穴未犁渠魁未殄目下將鼓衆而入以弭宿孽第懸崖鳥道阻險負固頗類鎮筭之苗實未易以翦洗者為之奈何俗務劬勩謹此報謝并布區區伏惟鈞照不宣

與王東石提學

與公判隔凡二十餘年矣雖萍蓬飄轉毛齒改前而眷言明德則未嘗不依依也向於貴鄉士相見必諗起居之詳或從而得訊言之及感念流光恒興惆悵乃今則久不相聞矣有懷如怒其何以自慰乎夫天下之道二出與處也如公早捐簪紱肥遯丘園所謂安富尊榮之業尚未可知而孝弟忠信之化行將見之孰與懷集木之懼而微曲鈞之榮者哉僕材質闇劣無所比算肩荷踰涯恒懷惴慄徒以服膺君子之教未敢失墜劫蝟蟻之奸而拯溝壑之衆盖日孜孜焉如其不可則上疏乞骸骨去之海上長把釣耒耳固不當苟違初志以忝知己也俗務駢臻倉皇展候何以相藥鼓予望之

與馮劍泉

往者待次都門過辱勤渠重以瑛章見貺斯文厚愛感何

可言既而遠屢訊翰悃款畢陳固知雅意相念者至矣第
萍梗飄零簿書汨沒形跡之間動輒牽制是以未果報耳
比聞憲旌出按二浙海濱萌黎欣欣有來蘇之望蓋德意
可以動人隨事得以沛澤固不必握權柄要而後優為之
也僕入蜀以來犬戎首難兼以旱潦為灾不軌之民遠近
洶洶乃極力綏柔幸而苟旦夕之安然禍本未拔積困未
蘇未敢遽謂可以帖席而卧也歸使之便一致區區并以
荒集就正言所不悉幸惟終諒

與李古冲

滇南咨邁於茲七易寒暑雖間嘗展訊而未尋晤言景望
清光朝夕恒依依也方今四方多故民生日棘非得靖難

芝園定集卷二四

五

扶危之才不足以弘太平之略而活癩憂之衆此固不肯
之所以傾心於門下而嘗私於知己者昨聞借麾我浙誠
為瀕海耄倪之慶第聖明側席鈞軸爰資則武林之席正
恐未得暖耳僕齒髮漸衰治行不進春仲稅蜀兵荒總至
宵旦矻矻至疲狗馬之力而才識闇劣未有攸濟所賴高
明長者有以匡飭之也歸奴之便謹此上候倉卒不虔伏
惟賜照幸甚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五

書啓

與高屋山

簡當道諸公

啓謝蜀王

東曾石塘

與楊升庵

東呂涇野

東王鶴山

上霍尚書

與秦憤峯

東陸石溪

與屠東洲

與江貞齋

啓北原熊公

啓石塘聞公

啓龍湖張公

與江午坡

啓松臯許公

啓石塘公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與戴東石

與石玉溪

啓東橋顧公

與吳默泉

上養齋徐公

再啓戴龍山

東當道諸公

東彭草亭

啓蜀王修杜工部草堂

啓北村路公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五

書啓

與高屋山

昨抵安遂以尺牘徃候記室計垂省照教至細書累幅凡數百餘言讀之且感且愧蓋非至愛不若此徹少也愚長又多疾日月居諸頃成暮齒既不能希踪道德之流又未知騁步藝文之園惟時竊陳編之緒餘以自玩弄豈敢與徃哲爭衡於銖兩哉今如來諭似非謂徹之所能蓋將勗而進之古人甚盛心也不肖何敢忘之佳章見貺益徵金玉之愛所云蕩彼腥羶區安此流離子徹雖駑鈍亦何敢不自力乎即今渠魁授首巢穴盡窮克且十八九矣不日奏凱將循左綿謁教而還倘枉仙山之高駕以洗塵界之凡心則何幸如之倉卒報復伏惟原照不宣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五

簡當道諸公

徹不肖待罪邊疆叨秉節鉞肅將朝廷之威德祇奉廊廟之謀謨廣集衆思憂虞夙夜詰戎幾及一載薄伐不滿五旬逆番辛爾克平遐荒以之底定倘免僨事之僂敢忘引掖之恩馳傳奏聞敷誠上謝事具陳於別狀言匪飾乎虛文伏惟照原曷勝感激

啓謝蜀王

恭惟殿下仁賢素著大媚士民之心賞賚頻頒用鼓戎行之氣克戡勅寇遂奏膚功徹仰承洪庇聊贖厚愆過蒙嘉

燕之陳重以多儀之錫情有同於魚麗愛不啻乎緇衣自
省濫叨徒深慚忤謹茲上謝用表微衷徹無任感激之至
東曾石塘

得望清塵積有歲年每聞康濟之鴻勳益切景行之私願
顧萍蓬轉徙未遂面咨又無鱗翼之便可以通謁于左右
徒懷耿耿耳乃者遠厯使命賦以佳儀感愧殊甚方今九
服多艱四夷交逞而西壯尤為可虞萬里長城公獨司之
寔中外所賴以為固者也凡我有位孰不藉餘麻以寧朝
夕乎西蜀介在戎夷之中豺豕之變颺突無恒綏柔震蕩
亦難以易易而為者誠非鄙劣所堪然肩戴在我敢不承
式下風以逭誅責於萬一哉肅使返命輒敢展其愚衷候

芝園定集卷三十五

二

問不恪伏惟函照

與楊升庵

稅蜀逾暮積有嚮注道之云遠未遂訊言昨行部至新都
徘徊門墻之側蓋悵悵者久之邇來退食之燕時時繹玩
宏撰研丘墳之邃義訂百氏之繁訛片詞纖旨罔不根沿
古初誠近代宗工之獨步藻士之所罕儷也彼謂宰相子
弟獵取魁名者夫豈未之覩與聞之達士正可發咲耳僕
東海耕萌早投仕版慧性慳於夙成沉疴困於積載馳驅
外服凡十有八年於茲外之不能策勳揚伐敦在三之義
內之不能養性怡情求致虛之功芳茂之齡頓隣衰晚神
智漸訕髮亦間有一二莖白者矣又况捧日之心與望雲

之思交驚敷歷之志與樵釣之念爭雄忖量材質終當自
果耳憶昔昆明之遊頗披肝腹珠玉之贈不啻芝蘭寤寐
有懷輒敢輸吐荒集一部并以塵於掌固自惟天植愚蒙
嬰情世網綜擷未徧於緝網彙括多垂於繩矩妄有敷宣
槩成純穢徒以心思所注未忍棄捐自明者視之則不免
燕石為寶之嗤耳惟門下財而教之庶不負萬里命使之
意也潔齋展候莫罄區區萍梗浮踪願言加愛

柬呂涇野

往在鍾陵稔承教迪之德自惟葑菲無所錄于門墻之末
中心感結夙夜弗能誼也南徙入閩僕僕從事簿書益病
以廢兼之馳驅郡邑未遑息肩坐是久踈起居死罪死罪

芝園定集卷二十五

三

恭惟天錫休嘉芳華日晷鈞型多士稱我明辟以昌皇國
之休寔天下是賴矧素辱愛卹如徹董者耶尤望不即鄙
夷惠之金石以祛膏肓之疾則藐予弱子受賜者多矣率
爾將候無任悚慄伏惟曲加照原以寬不敏之誅

柬王鶴山

新正行役南陽羈縻兩月遂䟽起居之敬死罪死罪某以
迂違之性動多齟齬日惟丘壑是懷乃者獲免機阱重叨
謬轉皆執事曲成之仁也幸不即死尚當殫竭駑鈍以圖
尺寸之樹使他日相見不愧豈敢有所變幻自負知己之
德哉相去益遠瞻侍未涯倘門下不遂鄙夷望委曲終教
之不宣

某以草野庸流章縫末學竊承下風仰止高山之日久矣
顧踪跡踈賤不敢遽通姓名私心繡結莫可云喻伏惟明
公忠勤直亮百辟儀刑華蟲補袞曩鼎銘勲乃今親見往
古之烈海內之上莫不忻喜自効某雖匪人幸入鈞陶之
中寧忍甘于墮棄耶但念駑駘之才本不可以道遠待罪
清源日惟顛越是懼方勉強馳驅以追旦夕之誅乃者誤
蒙拔擢實出望外斤德度力將何以堪倘得祗服明訓以
周旋少樹分毫無負門下曲成之仁則某即死無憾矣敬
陳懇悃敢布謝言干冒尊嚴無任戰慄之至

與秦愼峯

芝園定集卷之五

四

某不肖辱從潘臬之末曲荷甄陶幸得苟且供職已又謬
承論薦實出望外雖非騏驥之足敢忘伯樂之知夙興夜
寐惟有感激而已顧素行涼薄迂拙多尤遂至解綬東歸
展轉思服惟以慚負門下為懼為之奈何某聞琴亂改絃
車敗易轍江右士風瀾倒吏弊蠅興使初政不嚴何以善
後區區任勞任怨固敢少懈亦欲養苗去莠造就多士補
報明時萬分之一耳詎意執公法者拂私情感近讒者忘
遠察萋斐之興即成貝錦其曰偏僻曰乖方曰優劣倒置
曰玉石俱焚皆不知其何所指案此某之所以闔門省咎
而未遑寧處者也夫以某之庸愚忝竊過分其及宜矣但
老親在堂食指頗衆即今薄田不滿廿畝敝屋止於數楹

箴箴自守惟耕漁以卒歲云爾使平生讀書思奮之意遽爾沉淪良可憾也以執事辱愛之篤敢布腹心惟亮之幸甚

東陸石溪

昨遷徙南歸知吾兄力疾以赴中州之命時竊念之比弛擔閩中適東涯使至諗知體履康泰無任慰喜人生百年旦暮漸盡雖樹烈揚聲當圖所以不朽而養性怡神亦非外事若勞神苦心自相水火以速膏肓之及固非知者所為也唯執事圖之其承乏清源劬瘁已甚乃者移避簡僻得苟升斗之祿然忝竊逾涯世途險側惴惴焉日虞機阱之乘執事將何以教之屠戴二兄在彼想音問常接暮雲春樹恨不得相與周旋也羽便草草將問不盡所懷

芝園定集卷二五

五

與屠東洲

徂歲祗役京師過蒙優渥之愛行次河西嘗修啓陳謝未悉也弛擔家園忽復改歲遂巡入閩復理舊牘治行未彰瘳曠日甚恒惟偵越是懼某誠不肖嘗領教於君子矣閩中舉措明公一一見之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遂以參商之跡欲易好惡之真吾其如彼何哉古人云不量鑿而正柄又何方員之能周今之士風今之政體則殊異乎昔矣而徹獨膠滯故常執而不化又重之以萋斐之言則雖欲不獲罪尤庸可得乎明公倘有所聞幸委曲教詔之田西麓行顛此起居伏惟多方珍護以介景福不宣

與江貞齋

累辱教言眷念篤至兼以珠玉之貺洗濯塵凡心神開暢
簿書鄙吏何以得此于大雅君子哉珍慰珍慰爾惟洪謨
懿德侍從聖明石渠講藝藻火明文當必有以超邁徃烈
此海內士所以希望聲光者也某草野凡生素寡問學偶
玷冠紳勉強當事猶以鉛刀効割求免於缺折之未能又
何成績之足云哉近賴午坡在列朝夕師資日尋道義之
盟庶幾少有樹立實執事餘光之及也何敢忘之北風之
便謹此宣候起居拙稿一冊并上記室伏惟曲賜裁教以
慰區區無任願望之至

啓北原熊公

芝園定集卷三五

六

嘉言懿範夙夜所欽匪唇齒所能宣者比來累辱書教尤
徵金石之愛顧葑菲之資無足采錄祇自慙懼耳方今靖
共正直有如執事乃不得黼黻皇猷流聲竹帛而徒棲遲
壟畝希踪高尚之流當如蒼生何哉然玄風亮節刑式一
方其所以被于遐邇邇者豈墨文尋常之間已乎孔子云唯
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某不肖亦與有私淑
矣令弟行布此起居未能盡吐微衷伏惟若時珍護以慰
瞻依

啓石塘聞公

不肖懼憂以來三辱慰存感佩厚德何有已時第草土幽
棲不敢數候起居竊計公能諒之耳世事不常四方多

故羽翼匡濟實賴典刑公此行誠為正人立赤幟遠近
傾心縉紳生色蓋不獨為桑梓之光矣第甬川迫於私情
遠去左右不能不縈高懷也不肖已及大祥衰麻將釋內
之則迫于衣食為俯仰所驅外之則驚心世網如冒矰繳
展轉思惟未有定畫倘終不免於奔走計於秋間當請教
門下也北風之便率爾承候伏惟賜照不宣

啟龍湖張公

某山野鄙人分宜樵牧久矣乃為俯仰所驅勉強謁選都
下過承明公篤念章縫之末曲賜提携使得復叨升斗之
祿是即門下之賜也敢不佩德視事以來奄復二旬庶務
猥瑣簿書糾紛每日昧爽至昏據案酬答至竭狗馬之力

芝園定集卷三五

七

養寢為廢而才智闇劣曾未有尺寸之樹徒自僕僕耳倘
明公矜其不能教之一言他日幸免刑辟於願足矣辰下
暑熱遠惟起居百福謹此申候不盡萬一千冒尊嚴臨發
無任竦息之志

與江午坡

判袂以來奄復六更寒燠金玉之愛何頃不掛肝腑第風
塵被體憂戚填胸有不能自暴鄙衷者則執事之所明也
友人相違便訊吾兄起居時得其槩繼體有人當無他慮
兼聞築室窅隩之區獨據溪山之勝此仲長統所以卜居
清曠玉節信所以蘊憤著書者也午坡何心遽復為此雲
遊川泳之時倘能念及不肖否乎徹狗馬齒長矣聰明日

衰建樹未表徘徊梓里甚愧復出徒為衣食所驅親友強之不得已乃復向人飲啄輿馬之榮莫雪趨蹌之恥烟霞之念時薄卿相之謀而病根所種未能割去每一思之慙悔欲死矣所幸大兒昨已娶婦去歲復舉一兒有此二雛授之耕讀便當把釣灌園老於海上為盛世一佚民豈不足以及永脫樊籠自怡鄙志哉此未敢以語人唯當與兄計之耳約之好友遽至於是不得歸骨故土死有餘憾昨與作傳一首頗足槩其平生容奉上裁定也春月守次京都懷抱極惡幸得與可泉周旋遂諧夙好然每見可泉即如見吾午坡聆然諾也今渠司教貴土真士人之幸然多口難調作則自我煩為我一告之從事去便故布腹心詞

芝園定集卷三五

寒意長書何能悉

啓松臯許公

某故東海鄙人也樸櫟之材無所比數過蒙門下甄錄得廁簪紳之末倖莫大焉日者草土起廢守次都城重辱寵光之被忝藩江漢繼自今得有一日之祿皆門下之賜也中心嚙結其何敢諉第以堂陛尊嚴禮坊難犯未敢率易起居死罪死罪稅楚以來地方多故重以旱暵為虐曠野不毛四民皇皇曾無謀夕之計剽竊流離殆徧所部雖竭狗馬之力猶不足以濟早夜慄慄惟以上負門下為懼所賴明公秉持鈞衡劑量元化廣覆露之澤以活槁悴之氓則不獨一二有位之幸也時下向寒側聞鈞候百福為慰

不避僭踰謹用申承臨發無任皇恐待罪之至

啓石塘公

日者弛擔江湘旋奉起居倉卒不恭死罪死罪恭惟聖明簡注特晉華階縉紳生色宗社攸賴屬羔羊之節以宣黼黻之猷則不獨某一人之私慶也今年江以北苦潦江以南則憂旱吳蜀閩廣江浙之區無弗告病而楚中則曠土不毛死徙滿目廩藏空虛計無所出千百生靈坐視為溝中之瘠君門萬里亦將軫念及此乎從事北發謹用承候伏惟賜照不宣

與戴東石

季春之別旋及杪秋不意文從乃爾又淹真出意外非高

芝園定集卷三五

九

識雅量能無愠憤乎夫青蠅之毀既不復辯白黑而重以苦塊之戚又追論於數年之後此何理也端人哲士即此亦當解體矣然屈伸倚伏造化之常塞馬之失庸詎非基福耶自愛自愛僕苟且竊祿又且五月方以棄置為幸不敢通名當塗與高才疾足者馳騁要津也第恐才智鄙劣罪過叢生不得善返丘壑幸有以教之北羽之便草草申候伏惟終諒不宣

與石王溪

昨檄使行已嘗具啓顧瞻遡之私儀刑之意有非尺牘所能宣者望早晚教勅以終舊盟則鄙人之幸也別復三年馬齒日長比來已見二毛矣雖服膺明訓不敢改初志以

遠官刑而歲月如流表樹未見其何以解過於知已乎荆
婦以子室牽絆不能出門而老母昨携幼兒以來一日之
養差自慰耳滇使告返復此申布肺腑所藏諒能照悉

啓東橋顧公

往者執役留都稔承金玉之教滿腹自喜銘心不忘嗣後
萍蓬浮轉靡有定居不及承候門下一致訊言死罪死罪
每見陳約之馮子和諸友云明公不遺葑菲咳唾之下時
及不肖某何人斯可以得此惟有感奮而已比來明天子
神遊九服夢寐英賢以襄化理如明公者經濟宏猷直亮
大節許謨樹勳之士方藉以為柱石而言者忽復云云謂
之何哉某海邦陋質無所比數過不自量又縻秩餼惟求
善返丘壑以遂耕釣敢與翱翔霄漢策足要津者計日爭
衡乎然恪守官箴勤勞民瘼以期無負明公之教則歷年
猶一日也率爾起居不盡下懷伏惟倍萬珍護以慰瞻依

與吳默泉

積歲之睽真同饑熬嘉禾奉晤自午及申砭我顛蒙舒我
菟結者多矣今雖各羈一方然神交夢洽時或依依左右
也方今朋友道喪知己實難即如我輩同袍初以道義要
結者間復中變其不然者或入鬼錄或遊林丘其注籍縉
紳經營四方者纔三數人耳砥礪初志以揚光華不於執
事之望而誰望乎凡表樹嘉猷規從德義幸惟敷腎腸以
示其其敢不力乎王溪在貴想旦夕相聞此兄卓有建立

某蓋知之稔矣滇使言旋附致區區教翰先貺并以為謝
上養齋徐公

某誠不肖然景望高山之日久矣顧山川阻修久拂登龍
之願而跼伏苦塊又踰三禩不得展候起居死罪死罪恭
惟明公正位台衡師表百辟九服之吏莫不奔走下風以
承休德矧素辱教詔如不肖者哉賴明公之靈草土起廢
忝藩江漢叨縻祿餼爾來又六月餘矣表樹未能寔用慚
懼謹因下走以望清塵伏惟俯垂原鑒某無任竦息待罪
之至

再啓戴龍山

拜節荆湘于茲六月乃徒虛縻廩餼其於民隱國恤曾無

芝園定集卷十五

十一

絲毫之補日惟惴惴以待誅斥重厘明公不替初愛錫之
嘉惠慰之寵言至再至三此豈椎魯鄙人所能負荷哉愧
死愧死全楚大侵責在有位日者喁喁待哺之氓幾至不
靖乃隨宜賑恤督勅有司竭力從事賴天之靈稍得蘇息
矣兌運糧米逆知不免已借支帑金官為收糴通行郡邑
改徵折銀以補藏額百姓庶無告病者今如明公尊諭更
出望外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謹如教轉啓百
山公即為奏乞更惟明公終始玉成之則不獨一二編黎
之感矣倉卒不恭無任戰栗

東當道諸公

西戎不靖邊鄙繹騷徹乃馳驅就役相機設畫以遏方張

之衝然庸愚過計以為蠢茲群醜殺官陷堡非細故矣非
仗皇上之威靈與廟堂之謀謨終不足以掃攙槍而全保
障况主將非人兵威不振則諸番煽動事尤有可慮者乎
輒敢具疏以請伏惟門下閔生靈之荼毒為疆圉之至計
俯賜施行則西土怙冒豈直時徹一人之受賜而已哉萬
里待命伏祈台照不宣

東彭草亭

徂歲聞文旆至都甚慰繼屢書教來貺方擬裁候而僕旋
以轉徙去洛矣海內故人存者無幾蓋不惟死生顯晦之
異而平生志行往往遷化求其終始堅道義敦久要如我
兄者豈多得哉誠欲朝夕執鞭而棲息異地迄莫能遂有
餘懷馬僕天植其愚淹卹外服徼倖茲階是出望外職司
所及不敏不盡其勞但恐知慮寡淺不足以奠安遠徼惟
高明教之弛擔未幾草草起居諸不能悉

啓蜀王修杜工部草堂

伏以揚英振藻匪乏名世之才表異章奇必際右文之會
蓋運由天啓而道待人行肆惟皇明御天治首先於禮樂
蜀藩肱土代有事乎詩書其在今王益宜往烈稽古邁河
間之度樂善嗣東平之風服御自同儒生著述無間寒暑
體茲粹質允協圭璋景彼聞人奚啻星岳竊惟唐朝杜子
藝苑宗工技薄雕龍腹藏充棟經綸未施於黼黻忠愛悉
見於篇章羈旅西川遂成長往即其流風餘韻尚足激懦

興頑廟祀恢崇既有肇於英辟堂階飭煥不無望於仁孫
寔有風乎後人豈惟繩其祖武徹職司風紀志切表揚輒
陳瑣屑之詞用瀆清閒之燕願垂聰聽式慰群情

啓北村路公

節拜翰教極知明公軫念邊氓而所以匡植不肖者尤為
切至中心感激非齒舌所能宣謝也番戎首亂始誠不虞
而倉卒變生不能亟為之備遂如火日灼節有損傷守土
握兵之臣誠不得辭其罪矣僕入境之初具詢曲折隨即
選將調兵據險設伏且撫且禦自是無復猖獗者間有一
二出沒即驅而捕之耳竊計平番關堡固番戎之咽喉而
石泉之保障也今而陷沒則彼得其利而我當其阻萬一

芝園定集卷二十五

三

設備深堅則患當未已而撫勦皆不可施矣乃設謀併力
已於四月初九日進兵克復修完城堞屯重衆於內蠢茲
小醜已如釜中之魚無復跳梁之理即今節行撫諭而彼
仍負固方命蓋今之殺官陷堡大異往時而所謂首惡則
力足以制下而智足以衛身者也庸有束手而就縛者乎
此之不得而徒以空言撫之則朝降而夕叛將來之患更
有可虞者矣俟處分有定再當稟請進止也事情別具咨
文皆據實以告蜀道險遠流言多非其真耳目昭昭將誰
可掩惟明公垂察之倉卒不虞無任悚息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六

敘目錄

善行錄序

故鄣韋氏族譜序

攝生衆妙方敘

急救良方敘

少微堂集序

石庵李公事行集序

刻未齋遺疏敘

潘笠江先生文集序

說林敘

寧波府志敘

戴中丞集序

清江永泰龔氏族譜序

藝餘集序

定海縣志敘

皇明文苑序

刻楊誠齋易傳序

王鶴山集序

全唐風雅序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豐南禺摘集小序

敘

善行錄敘

易大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鄒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故二儀高厚匪仁弗位兆庶蕃滋匪仁弗育凝命媵休靡有他繇矣在昔痿痺之徵穀種之喻何其替也蜂蠆遇物則螫鳥獍食其親而甘之此非必為身禍也莫不幾幸得而殺之矣乃有陰蘊其毒而伺隙以逞者則是心死而塊然存也於乎其可哀也已余先大夫性稟冲醇豈弟質行自童至耄與物盖無忤也平生不踐生草不殺生蟲鳥雀

芝園定集卷之二十六

啄於場戒兒豎以弗逐顧時時稱說善惡祥禍事以辟引俗人乃俗人咸譽稱長者而家鮮黷積罔所竟其志意蓋終其身歟矣不肖習聞庭訓則肺腑識之比幸仕有官得聞四方之政凡所理民輒加志困窮兢兢於狴犴之故冀得少流王澤紹述前聞而性靈或蝕和戾互宣伏自循念其可悔者多矣縮綬紆朱迄今逾三十年顛毛且種種矣而未有博大之施表見亢偉之節斯日夜所為廩廩也簿書之際獵采史傳取先哲行誼之高者葦次成編名曰善行錄錄凡八卷凡二百九十人坐起覽睹聊以代書紳之義云竊嘗論之代獄卒以護繫守起墳塚以酬辟署還買宅而焚券托婚娶以贖女撤燕器以資喪捐麥舟以贈故

此皆卓絕之高致彼岸之先登者乎哭澤堇生祝河獲鰓
園冢泣雷慟棺火越感夢以投友塋貸貲以瘞陵骨遇賊
而代兄就烹分贖而自汙顯弟要皆天性之篤至然也他
如楊推司之効法十種葛鎮江之日行數事實諫議之尚
儉周急黃承事之糴糶資貧陳文忠之植柳鑿井蘇長公
之不殺生物即未能都若性成非可勉而為之者乎董子
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及者士君子之心也皇皇求財
利惟恐不給者庶人之見也夫皇皇於仁義則仁義無弗
及矣皇皇於財利則財利亦無弗給矣此其為道異也而
其為身與子孫謀則一也然而求仁義者朝課而朝存夕
徵而夕厭無假扁鑄之藏而水火盜賊不患焉乃財利則
異是矣非挾馭儉之術不足以取贏非有垣墉之固家衆
之衛不可以越宿較數難易何如哉非特此也福善禍淫
明若觀火貽安貽危炯戒昭焉仲穎李倫之徒蓋非衷之
不厚其所以自計者非其道故也嗟夫飲藥不辭苦為其
足以活命也禱祀不愛犧為其足以祈福也而况利有什
百此者乎世之人倘有味於余言則慈惠之心油然而生
而貪鄙伎厲之私遠矣貪鄙伎厲之私遠而天地生物之
德全孰將蜂蠆與梟獍哉則是編也其殆稼藝之良耜行
路之指南矣乎

故鄣韋氏族譜序

韋氏其先岳州人也至諱嵩者隨宋高南渡尉武康悅故

鄆山水之勝因家焉占籍長興遂世為長興人咸隱德弗
耀至諱厚者起家丁未進士兩任縣令一任郡丞以循良
稱於是韋氏始大其子商臣舉癸未進士亢節直行不諧
於時乃以河南僉事罷歸田里益務砥樹不少衰貶而厚
宗睦親尤為孳孳爰輯其世譜寄余海上之廬乞為之序
書凡數四至矣余蓋稔知南荅者序曰國有君史則志之
家有宗譜則志之譜也者非以矯誣先世眩美而罔眾也
蓋將篤敘彞倫明勸刺而廣教愛也故父其父也祖其祖
也宗其宗也則仁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見其孝而思
孝焉見其弟而思弟焉見其慈而思慈焉見其義而思義
焉則非僻之心有不勃然變者乎故觀韋氏之譜而知南

若子用心之大也木本水源與天無極莫先於世系敘述
履行闡祕章徽莫備於世傳顯親揚名表德厲俗莫昭於
世慶體魄所藏百世興哀莫永於世塋亡者致追遠之誠
生者隆周恤之義莫大於世澤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
故家聞族非是弗昌莫詳於世範絲綸之錫重於九鼎莫
榮於世綸貽謀式穀取則不遠莫光於世德好爵爾靡華
袞非貴莫重於世芬研精墳籍涵泳風騷以修其詞以達
其志莫美於世藝故一物而眾善備者其譜於族之謂也
是譜也所謂篤敘彞倫明勸刺而廣教愛者非耶方今臺
運熙洽息養蕃滋高者纓綏輝映閎閎蟬聯其次亦襲先
世之休擅四民之業雄井聚而稱豪姓者種種也乃有不

能孰何其祖先而氏族異同亦莫之能辨又何以語於仁孝之途崇惇敘之化乎倘有慕於斯編搜記載於往牒采傳聞於耆老祖其所可知而聯其所未合庶幾克念厥紹以永孝思將秦越之俗可回而瓜瓞之慶益篤是則膏子之為烈也

攝生衆妙方序

夫內經靈樞言攝生之旨甚詳然編簡斷博聞莫正其訛衍譯精微膚士徒剽其緒流播益遐謬本初矣春秋以來乃有越人陽慶淳于意之徒潛授禁方隱垣知物施諸治療咸稱神明而術數奇咳罔所傳布其後乃有華佗益用剝腹洗腸之技而遭匪其人殞身囹隸獄吏却書引火

芝園定集卷之六

四

就燎迄無遺焉又其後乃有東垣丹溪未覩堂輿頗沿流委匪曰能神亦稱良師矣今諸醫家所循習則多其銓綜之方也然變化無窮裁成互異因時治療則豈無引而伸之者乎余少嬰多疾餒藥餌如膏粱或已已病或見已人之病輒以其方錄而藏之久乃遂成簡棄矣夫物我一體戚休同之倘可以解患苦而養元和將疾走告語孳孳况敢以自私祕乎爰分表門類次第其事書而付之梓人

急救良方序

古有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于時民故得以壽終而無短折札瘥之患後世王政多缺而醫師之置徒備虛文

塵市之氓富羨之室猶能自以其貲迎師而荒村囊戶香
矣扣首抑心閔閔待斃此一患也草木禽魚之物五石之
藥多聚於國都而取窮壤僻之所即有高貲亦不能致鎔
銖此又一患也時師蹠盤恒以反劑殺人而茹悲吞螫不
敢訟言其非此又一患也予蓋惻然傷之曩得急救方一
本每携以自隨或以自治或以治人率多徵應間有新得
輒從其類附益之其論舛無驗者則刪黜之遂付梓人刻
焉夫人之情一也孰不愛其身亦孰不愛其父母骨肉乎
而疾苦無所舒徃徃束手以斃不得已或竭力於禱禴襪
襪至蕩賞破產而卒莫攸濟也此其於仁孝之心何如哉
是方而行庶幾濟於黔細萬分之一要非所以薦於隆富

者乎

芝園定集卷二十六

五

少微堂集序

西臯方子少負奇質學于見素林公輒嶄然表著稱弟子
高等弱冠舉進士列華階材采焜燿徽聲四起于時元僚
鉅儒莫不願邁見之以為結綠懸黎也已乃隙因妒興美
以憎替有田竇之批根而無蕭朱之結綬訕鑠叢生遂從
罷免知者惋焉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是耶方子
既歸乃閉關却掃酣啖藝文時或竊從童豎翺翔海上操
漁網而沿泖服農蓑以賦稼眠雲屑石飲必紉蘭情與景
洽肆為咏歌意侈神曠不啻乘軒執王之泰也久之乃寄
我少微堂集曰荒遜寡營時或把弄鉛槧妄有銖次子蓋

正諸子卒業而復曰美哉西臯子之志乎夫逞連駟之榮者羞蓬累之行耽細素之奧者戚圭組之牽人之情各有所操也是故諫說可投務多穀以為奇華艷可撥每改錯以幾合而元結獨以仕者耳目口鼻恒隨人為耻遂乃解脫羈馱放浪江湖卒為絕代逸人今西臯子之所存將無類是乎茲集若行流藻繪於山川播風標於簡冊予以洗集腥之態而續考槃之歌雖與漫叟爭衡可也爰敘而歸之

石庵李公事行集序

昔齊景公有馬千

駟

死而無稱夷齊餓死首陽久益著節

孔子評之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是故亢高潔之行者垂

芝園定集卷三

六

不朽之名溺隆盛之享者罕屬續之譽大抵然矣余觀石

庵李公志傳蓋深有感焉方公之陟高第立要津也值

孝皇明聖直言極諫披瀝肺腸日食上封事勸戒激切蓋

款款當帝心矣已又劾奏巨璫彈刺貴近慨然慕長孺稚

圭之為人而辛螫交施竟以落職謫丞肥鄉時乃剔蠹興

利求民之莫日有孜孜都不記前日為何事乃父老數百

相率走闕下幸少湏臾無死乞留父母者此其仕寧有一

毫微寵耽榮之意哉已乃棄去簪紱終趣丘林當道力為

勸駕輒閉戶家面眠不為應顧時時乘安車從兒孺遨於

茂林廣麓之間夷如也平生不殖貲貨又好周人之急輒

屢困匱至不能具漿肉更益怡適對妻子無愠容公歿殆

五十餘年而高風懿德至於今後生誦之不衰所謂亢高
潔之行而垂不朽之名者非耶假令公少自愛惜在要位
不言或言之而不盡以彼其才必能坐致樞鼎貴侈終身
乃其名之傳不傳詎可知哉公子世德克紹先烈乃裒公
事行屬余以言余謂公之令德不假人而傳况重以鉅卿
碩彥之文耶爰稽先聖之訓引其篇端俾覽者足徵云

刻未齋遺疏敘

張時徹曰予觀於未齋揚君而深有感於君臣之際也易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是故大道之隆也鹽
梅麴蘘交相為和梧桐鳳皇協氣應之世之衰也竽瑟之
好殊而逆鱗之勢作欲其過也庸將能乎夫君機也臣猶

矢也君好言則臣盡言君容言則臣正言君厭言則臣遜
言君謹言則臣回言非豪傑之士孰能獨立而不反乎我
孝皇之御極也廣聰聽之門撤譏調之蔽弘一德之度

寬註誤之誅於時立朝之士爭自激昂以宣明猷而未齋
者又 孝皇所養士也矢心舒謨夙夜淬勵期以弼君之
違而納諸仁義之域今觀其疏有若斥宮闈之濫也正賞
罰之忒也規奢侈之敗度也咎初政之不終也侃侃不諱
詞旨凜然謂猶有遺言乎 孝皇嘗御書姓名於屏風欲
以丞弼寄之而君乃不祿未幾 孝皇亦賓天矣時移事
改逆豎煽焰而忠良之禍棘志士至今痛之故曰余觀於
未齋而深有感於君臣之際也君諱昇字起回家世崑山

入第弘治癸丑進士為翰林庶吉士已乃給事黃門以先夫人之喪過毀以沒纔四十有五年耳而子伊志方在襁越三十有一年而伊志舉進士乃稍稍搜撫遺疏刻梓以傳云君子曰語云天道遠人道邇是故去回遠辟將以殖行也秉節樹衷將以表世也軌物敷詞將以式遐也踐義崇孝將以貽穀也以未齋之績學修善而顧天折以死既泯滅無聞矣而孰謂遺嗣之成立又孰謂其賢而效用迺又能修輯其遺文使君不替令名耶於戲人道邇天道亦不遠矣

潘笠江先生文集序

往余與笠江先生分曹白下蓋雅相善也已乃棲息異枝

芝園定集卷之六

八

曠不相覲者凡二十餘年雖時時竊慕其為人而談議著述邈哉遐矣比得所為皇明文選大明律例二序讀之輒歎曰笠江績學修詞勸往若此乎益躍然慕之乃其子持巨編以來再拜長跼乞序諸首簡余聞之子夏氏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相須也故君子之學也終身焉耳矣其未知之也患有所以不知既知之患有所以不行奚徑之茅弗闢斯塞嘉圃之藝弗殖斯落曾是可以一日忘學乎故沉潛經訓稱說先王非以襲故也蒐獵丘墳貫穿百氏非以炫博也操持鉛槧吐麗舒葩非以賈譽也以為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窮古今之變則德義之經藻潤政治粲達性靈非此其道亡繇也如其掠糟粕以媒榮指素業

而改錯土龍芻狗用已則棄斯所謂滅裂而種之亦滅裂
而收之者也又何足與遵彥哲之轍樹卓偉之勲哉笠江
先生幼負瑰奇翱翔藝苑自為諸生已蘄然露其頭角迨
偕計吏策大庭豹文丕著沆響四馳縉紳學士稱之曰此
熙時之麟鳳而方域之琛也巳乃歷典州郡陟降藩臬
馳驚風塵之途靡有停軌而諷誦遺編冥探博討如怒求
飫時有所得則布諸觚牘宣其胸臆蓋自始仕以至於今
恒孳孳焉此所謂仕優而學者非耶今觀其文醞籍必本
於心得論撰不詭於聖入雖光燄溢發而率由雅馴其所
詩也型範自然體裁各適已深入作者之堂與矣推其所
畜施於有政出以經營藩國入以黼黻皇猷將偉烈是建
而令譽無窮奚帝貴其詞章而已哉余不佞不足以揄揚
盛美聊述所見以俟知者徵焉

說林序

始余之未齟侗然蒙也先大夫以為可教輒膝而授之經
稍長益課以子史百家言程督蓋甚厲也而榛翳未刊鮮
所悟解僅能億舉大義據案對冊槩若了了比掩卷則徐
忘之乃復不自揆量妄有撰測時方困跡蓬蒿踟躕環堵
罔訖於四方之觀既而繫籍金門馳驅方國日惟兢兢於
職事肄求令甲鈞摘蠹萌以圖報稱天子隆遇視平生之
舊殖則漸成凋落矣每誦穆叔之三立慕然明之博物即
疾首撫心恐一旦填溝壑而靡有聞也然性有偏者庸非

盡室編簡所會靈智攸通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時或
見一斑焉輒筆而識之以備散逸爰自正德之季以迄於
今積累成裘釐為十有六卷題曰說林藏之家塾於平陸
高華者始知培塿之卑汎溟渤者乃測河渠之隘余蓋展
轉於培塿河渠者也又惡睹所謂高華溟渤者而語之人
人乎然則炙轂之誚覆瓿之譏不待察士而知之矣或謂
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厖劉文成著郁
離子成之歷載故其詞偉澤今余之銓綜有年矣而踏繆
無章罔敢竊附於作者之列矧曰有補於世教云哉覽者
弗以誕漫罪余則幸矣

寧波府志序

芝園定集卷三十六

十

寧波故會稽郡也故有會稽志頗有徵于吾郡事自餘則
有若張津乾道圖經有若羅濟寶慶志有若袁楠延祐志
有若王元恭至正續志有若楊寔成化志有若黃潤玉簡
要志今所傳則寔志也迄今曠闕蓋九十有五年矣矧又
災於鬱攸余友戴鯨氏慨文憲之無徵也乃總而輯之名
曰志徵加詳核矣威遠周君之來也謁余請曰希哲不佞
忝藩茲土不察於方域之故輒訊諸掌固無聞焉語曰不
習為吏視已成事夫已事之無稽也余何以政乎惟執事
圖之余固讓不獲乃進諸文學議曰昔呂覽之作成於衆
彥尚蒙龐雜之譏淮南之書采掇諸家猶有褒詭之誚諸
君能免此乎僉曰敢不力又曰夫志不法遷固則體裁不

文不表沿革則廢置不辨不別量域則真麗不昭不綜經制則保乂無紀不詳物土則役歛無藝不錄人物則美刺無章不采秘文則述作不備諸君能辨此乎僉曰不敢不力乃分門別類俾各殫其見聞獵幽微蒐放佚正舛譌核名實蓋自歷代國史碑銘志狀以及裨官小說咸撫其可徵者而又質之於長老裁之以天理民彝以秩玉章以嚴治紀以明物則以正人倫始於嘉靖己未九月十有六日訖事於庚申五月六日凡為類五為目五十為卷四十二余諦而觀之輒自歎曰余為斯志而重傷政習之不古也蓋昔之政也一今之政也禁昔之量也寧今之量也擾昔之役也簡今之役也繁昔之歛也紓今之歛也棘此皆由

乎上者也昔也尚儉今則尚侈昔也尚朴今則尚浮昔也務本力業今則末技治遊昔也行有枝葉今則言有枝葉此皆由乎下者也夫由乎上者吾無如之何矣其由乎下者也不及不能挽而回之則將何以洗靡競而返淳龐乎語曰障狂瀾者以千鈞之石療奇疾者以百金之劑然則欲復騶虞兕冒之盛釋鴻鴈長楚之悲豈凡衆所可庶幾者哉於乎生斯宦斯者觀於此可以深長思矣昔余之有知也陟降山川迺則古昔見舊志之蹠盤恒有餘慨焉及屏伏田間數以語於當道率見謂迂濶漫不何問甚者以嫌謗為解遂置不復語徵周君政先大者其孰能無所因而首事垂不朽之良圖哉然余竊有愧焉子長孟堅皆世

史也才雄千古乃其為書累歲積紀一則發憤於腐刑一則續終於女弟論者猶或病之今以余之踈陋而成之數月之間欲無繆戾不可得已覽者尚相與正之是舉也成於海道副使譚公綸繼任郡守曾公鎰而郡丞侯君國治則終始協贊為多余故併錄之

戴中丞集敘

世之業文者有二上焉者游神太始銓綜遺經抽東觀之珍藏繹石渠之祕籍獵奇蒐異動準模型即片詞不妄厝卒之方駕逝愆振藻藝林稱名家矣其下焉者耳熟於哇咬目眩於朱紫沿緝靡之習誦天人說性命與俗流相唯諾輒高自稱引謂足以衙官屈宋奴僕班馬吁可異哉若

乃厭薄雕蟲不事研績而匠意鑄辭爾雅私麗一洗近代之陋鳳翔九霄文彩自見茲非山川之降秀昭代之宗工乎若今中丞戴公謂有得於是非耶初中丞之生也感神夢之徵稍長受尊大人學日誦數千言程以舉子業每食頃輒辨詞鋒橫發如輕舟出峽而流九下峻坂也已而舉科第試大廷咸策名高等于其時負恢廓之才曠視寓內頗欲自見其奇不屑屑爭雄鉛槧或有丐請輒伸紙濡毫應之已即棄去談議古今臧否亦不數數然長篇短詠流布人間識者爭寶異之以為懸黎結綠也語曰截蛟之劍不以砥利絕塵之駿不以策奔其中丞公之謂與公既歿其子士充輩搜輯遺文求余序而刻之余曰古稱不朽立

言為下以公之才假令策足要津發紆經綸之業必能翼贊皇猷沛宣休澤流鴻名於竹帛而乃竟齟齬以死也悲哉乃其為文又非公所殫力致精蘄以自表者而猶彪炳若此使盡極其所詣又孰得而涯涘之耶於乎媿母誹媿桑濮擯雅余於是蓋有深慨焉公名賢字時重別號東石文若干篇詩若干篇總之為若干卷

清江永泰龔氏族譜序

王者世國卿大夫世家此其業甚隆而其基則苞桑固也然非有仁義紀綱為之維持則震蕩凌躐鮮不短祚褫爵替矣又况疊疊庶姓者哉故有身都高位結駟鳴騶立金紫玉富羨與王侯埒而子孫閭閻不競淪於耕奴牧豎此

無他則以用物弘而貽謀渺也乃若不噓而灼不風而芳振之益光衍之益長閱閱蟬聯而祖先之澤不斬要必有哲人莊士兢兢於紹休翦厲之圖不徒然也故曰河潤九里石田不育蔬穀豈虛語哉今觀清江龔氏之譜蓋重有徵云龔氏故邵武人四世而家于南昌已又析於龔枋已又析于牛坡已又析于永泰枋永泰者占籍清江凡傳十三世矣瓜瓞滋蕃四民各力其業其仕者亢羔羊之節處者躬束脩之行稱望族矣其父兄所以為教子弟所以為學蓋觀于譜而可知也故圖世系以昭始也圖五隔以著代也圖勾支以合族也錄友序以尚齒也錄恩綸以章寵也傳耆逸以表德也傳世宦以作忠也傳儒林以廣教也

傳貞節以惇化也著雜志以備物也夫然而一家之政修矣敦睦之義備矣司馬氏曰余觀龔氏之譜而有餘慕焉隆宗法立約誓謹塋域戢鬪爭禁佚遊明分業興家塾嚴繼嗣皆所以防淫僻之漸而範之中正之域也率是道也庸復有秦越其宗而彼此凌啖者哉夫一族之人一身之分也人之有是族也猶其有是身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庸有以疾痛痿痺而棄之者乎乃若矜智而紿愚佞貴而賤賤侈富而誣貧則是以疾痛痿痺而欲斷棄之也此豈仁人孝子所以繩其祖武者哉於乎聞龔氏之風者亦宜有所興矣

藝餘集序

芝園定集卷二十六

西

敘曰夫華實之於封殖其贏詘豈不恒相管哉殖蘭蕙者一年而得其芳殖桃李者三年而得其實殖榿柟豫章者百年而得其材夫其積功薄而享利亟也斯庸衆之所驚也乃若擅不贊之需而流無疆之譽非彥哲孰能喻此者哉柯先生者莆陽之奇產也粹質玉溫性靈穎脫少承尊大人學日從其伯仲氏辯難玄理遠有悟詣矣踰弱冠解褐進士高等蜚英曜采震鑠公卿間蓋無不折節願交者已授南戶曹郎輒以疾請告歸烏石山中討論舊業當是時當道數為推轂輒卧弗應也而人咸異之或諫之曰夫蛭蟻跼蹐於汙泥而神龍霖雨於天下斥鷃捨榆枋而鷗鵬翱翔於九萬吾子將安從乎夫抱獨而守雌者拘士之

亮節也乘時而策勲者達人之弘謨也子非廊廟之英乎
上之襄贊雍熙次則藻潤斧宸胡為乎鹿豕之與群而木
石之與居乎則應之曰子所談鵬鷃之異致信矣獨不聞
鴻之不趾於水而驥之不服于耕乎是故巢由洗耳於康
時嚴光垂綸於熙世方朔陸沉於金馬韓康逃名於藥肆
卞和薦玉以被刖主父鼓舌而鼎烹夫固各有所志耳子
奈何以草澤之癯而望之袞紱之勛乎益乃閉門下鍵不
通俗士之駕就明穿榻以窺汗牛充棟之緒者蓋四十年
於茲矣上自丘墳以至稗官樵語者流罔不窮其意旨而
伐其嗜譎若史記考要宋史新編乃其尤大者也茲以其
書視余於山中有所謂藝餘集者其言曰藝成而下况未

必成乎况又其餘者乎惟吾子覽而諭之余乃反覆玩繹
盖累旬月而弗舍也已乃言曰夫文祖六經而宗遷固詩
祖三百而宗漢魏邈乎不可尚已自時厥後代有作述光
昭琬琰率稱名世之珍而鏡物之林也然而雅鄭同陳媠
嬌競麗觀者恒有歎焉近世文人學士盖始彬彬則古矣
而或者固陋未刊輒相詆譏曰文主理勝不在詞工乃諄
諄以法古為也是優孟之學孫叔敖耳夫遷固漢魏亦何
弗根於理哉自非陶鑄六經追蹤聖哲何以騁藝林之逸
駕播天壤之芳名乎辟之俞扁之治木也莫釋規矩也而
心手相應運斤若神孫吳之行師出入韜畧而奇正闔闢
變化無窮焉彼謂攢古人之陳跡而徒師心以自用有不

血指而喪元者哉乃先生之詩若文總六籍之膏腴會百家之型範命意則三才為昭摛詞與河北潤探之益深焚之不亂是俞扁之斲輪而孫吳之用兵也蓋不待異代有蔡邕王通者出而後知其珍矣斯所謂徵材於百年者非耶爰敘其大都庶以效古人讎言之意云爾先生名維騏字奇純別字希齋與余同舉嘉靖癸未進士

定海縣志敘

何君為定海之二年政紀即敘斑駁黎悅康更無骹度野無伏奸益圖其曠闕而興起之謀于衆曰自余之始政也土疆弗之察也版章弗之明也役歛弗之經也獻文弗之稽也質質而為之皇皇而求之蓋歲星再周矣稍乃把其條

章而紆布焉猶或未迪於前聞竊懼夫後政者之俛俛也猶之吾患也愈誠不敏瓜而且代盍圖所以憲後者乎則謁余涵碧之堂而問志焉余曰躓哉斯是之咨乎昔孔子歎杞宋之無徵謂文獻不足其對魯君也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故籍存則政存籍亡則政亡堯典一書陶唐氏之籍也禹貢一書夏后氏之籍也周官一書姬周氏之籍也秦至無道燔燒詩書猶存律令圖籍漢王入關即收而寶之歷代肇興各有司存誠知奠麗綴旒非此其道無繇也今夫千金之家以貽子孫必為之籍記曰其居室若干某土田若干某賦入若干某什器若干某因某葦某損某益然後子孫得世守焉故曰貽厥孫謀言乎其永之也乃為

政者而可以廢籍乎民未知則而各有媮心將干紀敗度者踵至矣刑法益峻而奸宄益滋雖異材魁智曷適音從事乎故郡邑之有志也猶家之有籍也以辨方域以秩天道以敘人紀以察風俗以覈吏治以釐黷慝以章淑懿以格奇袤以興財用以殖民萌胡可以一日不講哉為吏而奸此則為詭吏為民而奸此則為詭民詭道華而後王道可與由隆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何君孳孳鑿寐求民之莫乃猶不忘後政之圖此豈規尺寸弋聲稱徼倖於目睫者哉余乃屬諸生參綜舊章益以新所建置詮次成編其義例一視郡志用傳永久云何君名愈廣西富川人治行甚章睟此其尤大者云

皇明文苑序

芝園文集卷之六

七

余之釋紱而歸也屏伏林丘閉門却掃蓬藿之與居鷄鶩之與游與人世蓋窅然邊也塊處寡營慚於博奕之不如乃稍取國朝諸名家譔品繹而差次之名曰皇明文苑云或曰文衡文選則既先之矣予之輯是也何居曰予懼其隘而不廣也予懼其駁而不純也混碣硤於良璧列嬋娟於下陳使卞氏血誓而遭刑王嬙瘞骨於龍沙斯亦學士之憾也已曰性靈異稟詮譔殊科予之意則何居曰匠氏之用木也短長大小無擇也惟其宜於室而已鳧氏之範金也方員隆殺無擇也惟其中於器而已夫文也者物之至不齊者也或則豐腴或則簡潔或則勁武或則柔婉或

則奇詭或則和平或則浩蕩或則謹嚴要之各極其至焉耳然不比於理不錄不協於事不錄不程於度不錄譽人而過侈不錄無關於風刺不錄襲故不錄黷鑿不錄惟其文不惟其人其有勲名蓋世弁冕人倫者則存其一二以昭典刑也曰文其盡於是乎曰地極九服代累十朝廊廟之英以文章華國林谷之俊以藻翰飾躬可勝窮乎況合浦徙珠崑崗焚玉放佚而堙埋者亦不為少矣處戶庭而欲友天下之士蒐篚篋而欲盡百氏之文雖好學孳孳猶知其難也今存其所已見者以俟其所未見者庶至寶既收而凡天下之為寶者將不翼而飛無足而至乎曰如子之言其無遺憾已乎曰惡然哉惡然哉夫伯樂舉駿風胡

辨劍子野審音易牙別水要皆擅造化之靈洩鬼神之祕以神解而不以智逆者也予之顛蒙猶之混沌之未鑿也而何足以語此哉不以他名而以苑名蓋謂無所不蓄也亦曰以備采擷弋獵之用云耳豈曰斯之為懔哉後此有得尚當嗣而錄之不錄奏議宜別為錄也不錄詩詞不勝錄也

刻楊誠齋易傳序

賈大夫淇以明易起家進士出宰涑水未及暮月休嘉四
鬯典衡以為良袞令吾歆政理之暇則過涵碧之堂而論
易焉曰程朱皆大儒也而說易不同孔子六經之祖也而
朱子之說間於十翼殊旨其義何居張子曰難言哉難言

哉昔之說易者蓋莫如孔子矣其言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豈曰專於卜筮云乎蓋易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處常而常處變而變處順而順處逆而逆處內而內處外而外處小而小處大而大以明天道以察地理以辨物宜以正人紀蓋無不備於斯矣是故君得之則能為君臣得之則能為臣父得之則能為父子得之則能為子夫婦長幼朋友得之則能為夫婦長幼朋友用之家則家齊用之國則國治用之天下則天下平非是物也陷阱施於跬步干戈伏於房闥而弗之知也欲以承惠迪之休而臻化理之績庸將能乎故曰假我

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猶爾而況其他乎乃其所稱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凡以別臧否之途判從違之的修之宿昔而徵諸事為云爾非專受命於著筮值某卦某爻則為吉為凶值某卦某爻則為利為不利聽倉卒之鬼神而昧於趨避之素者也春秋之時國君以之定策卿士以之決疑罔不神而明之其見於左氏者可稽也秦燔詩書而易獨以卜筮得免俗儒習之轉相師授異說漸全至以讖緯雜之而四聖之心荒矣是易幸以卜筮而存亦不幸以卜筮而亡耳朱子一洗前陋力為疏解易道庶幾復明而猶泥於卜筮詳其詞旨似專用於占者而不及於水占者此其於稽實待虛之義何如哉間有不遵十翼之

旨而自為論繹如元亨利貞孔子以為乾之四德而朱子以為大通宜正頤卦之辭孔子以為所養自養而朱子以為養德養身此類頗多蓋愚之所未解也嘗得楊誠齋易傳而讀之以十翼解經以理明繇以事證理蓋豁然有契於衷曰斯所謂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乎斯所謂有君子之道四焉者乎惜也宋朝取而藏之祕閣而不籲布於天下今之學者知有程朱之易而不知有楊氏之易斯易道之所以未大明也賈大夫曰其然乎其然乎淇聞之也溯黃河者窮其源睇泰華者陟其顛沿流而往歷趾而升則漁樵猶必資之而况先儒之言所由以明聖人之經者哉請梓而行之以廣公之志可乎余曰可哉遂次其答問之語而弁之

王鶴山集敘

鶴山王公者永嘉王激子揚氏也少負奇質於書無所不讀方頭未角也而騁驚藝林傲睨宇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發解有司已乃五詘春官衆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士諸閣部元僚以至俊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所以來乎激平生無汎交若殷近夫朱守忠許台仲高汝白應邦升則所嘗與出肺腑者也自餘蓋指不多屈矣今衆中望見吾子非碌碌者特來定交耳余遜謝不敢當自是數相過從從翼所未至而恤其私即雷陳不啻也

而公乃出令吉水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子猶窶困奈何則為貸金於潘亨甫氏以佐炊賃又盡捐衣服器用畀之曰為不足君所非以相溷也已余守南禮曹數以尺牘相勞苦且曰潘金已償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高等擢天官郎欲引以俱北余固謝非願輒復推轂為江西提學副使余時盛年勁氣銳於舉職頗多所批繩遂為妒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也奏黃鐘者無緩節馳千里者無安行亦行子之志而已已余蹶而復奮期以不負知已而公遂不祿矣嗚呼罕生逝而國子悲鍾期死而牙絃絕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宣尼疾無稱於沒世穆叔談三立為不朽公之偉儀曠度既不得長生範世而玄言懿撰猶往往流

於人間輯而傳之非吾後死者之責哉不然又何稱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於令子叔懋披誦者久之蓋存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為白衣而所與遊者非尊貴人則海內名流也此其風槩豈易哉既其解褐陟臚處要豈其不宜而謂有因緣於寵戚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為芻狗以生死為幻化以富貴為牢籠以山林為樂國彼岸先登緇塵不染視彼妮妮名利據腐鼠而嚇鳳工舐痔而多車者何如哉公嘗自言白鶴山之勝烟霞在榻星辰在戶松栝流蔭於尊前鶯燕弄聲於几上繁花雜卉四時不歇遊斯息斯可以忘死每下第歸則倒橐中金賣鶴揚州以歸蒼頭報至乃翁未之見也輒曰吾兒又載鶴來乎故自號白鶴

山人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干篇文若干篇要之體物陳方紆旨通意非刻腎雕腸與騷墨爭長雄者比也覽者當自得之公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祭酒

全唐風雅序

夫風由代異逝水莫返其波藝以才成衆卉各揚其華古今文人諒同斯致矣自昔五言倡於蘇李樂府盛於漢魏雜體備於六朝猶山有恒岱衆峙遜高水有溟渤百川宗會後有作者不可尚已唐興沿大業之餘振貞觀之響上下同風轉相誇詫凡郊廟饗燕行役遊覽贈送寄貽被之管絃宣之誼曲蓋彬彬乎盛矣然古詞樂府格力漸下真旨漸漓欲以方駕古初未或庶幾焉降而為律藻潤三才經紀萬象宮商雜陳黼黻競麗斯詞場之擅步而彼岸之先登也說者謂晚唐之雕斲不若盛中之婉麗盛中之婉麗不若初唐之淳質所謂風由代異者非耶間有才情超軼風格爾雅以末季之代而追初盛之途十猶二三藝以才成斯其徵矣乃高氏品彙諸詩過分體例不惟其詩惟其人不惟其人惟其時是使嬋娟列於下陳而夜光混於魚目也余不敏既無汲古之綆又乏歷塊之奇老廢誦習日取唐人詩數篇諷之要之娛適耳目陶暢性靈非所以語昭曠之觀也爰撫其最者目為全唐風雅授之兒輩以便證悟猶曰嘗鼎一臠云爾

豐南禺摘集小序

南禺公沒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蓋盡然傷之焉公質
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摘詞則藻撰立成蓋
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又未足誇其捷麗是以
士林擬之鳳毛藝苑方諸逸馬耳芳譽而希下風者皆是
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盤中片語合意輒出肺肝相啗睚
眦蒙嗔即援矛戟交刺亦或譽嫫母為嬋娟斥蘭荃為資
萊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詭而不知者以為誕
罔也繇是雌黃間作轉相詆譏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
之敬鶉衣藍縷甘原憲之守貧濕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
童奴絕粒而逋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顧頷以終其身悲
夫以彼其才逢時遘會進當翺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
官之餼退而談道講藝主盟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楊雄
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
知喻四傑於江河謂輕薄之妄哂推李杜之光燄等浪議
為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五
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
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其孫應大稍為搜輯余得取而觀
之采其詩之雅馴者刻以傳之同好如其全集則以俟夫
知言者

